



刘 爱 琴：

女儿的怀念

——回忆父亲刘少奇

河北人民出版社

女儿的怀念

——回忆父亲刘少奇

(修订本)

刘 爱 琴

河北人民出版社

女儿的怀念
——回忆父亲刘少奇
(修订本)
刘爱琴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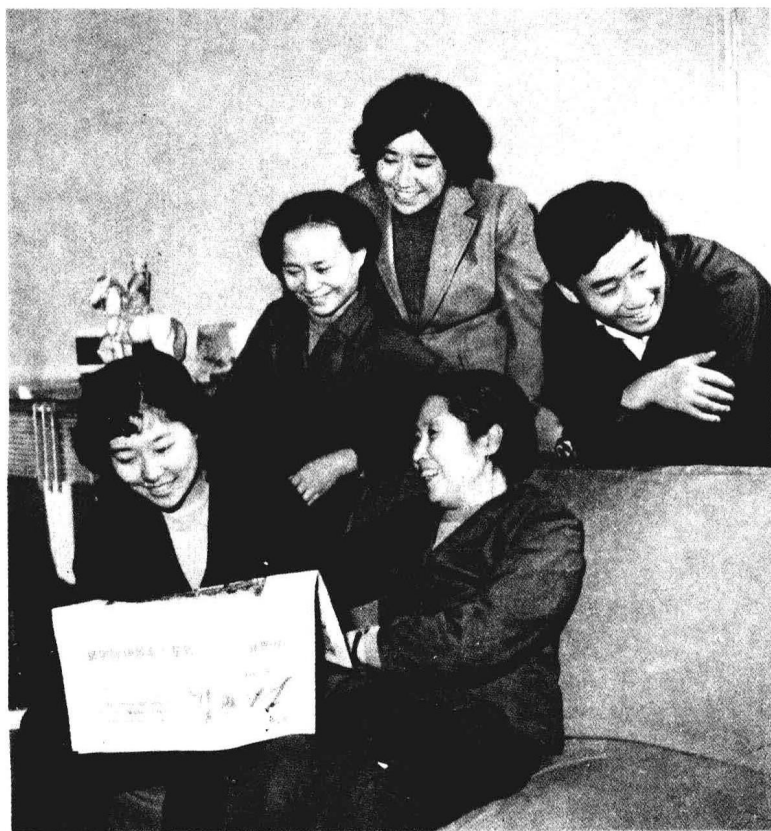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1/32 3.25印张 4插页 53,000字 印数: 175,001—187,8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2版
1984年9月第3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86·244 定价: 0.37元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工作（一九五一年）



王光美同志（前右）和爱琴（后左）、平平（后中）、源源（后右）、亭亭（前左）在阅读五中全会公报。

工人日报供稿

一九五一年修缮中南海时，刘少奇同志来到木工房，拿起刨床，就熟练地干了起来……

王光美摄影



一九四九年刘少奇同志与长子刘允斌（右一）、女儿刘爱琴（右二）和朱敏同志（左一）在莫斯科。





一九三八年刘少奇同志（左三）与其六兄（左二）、长子刘允斌（左一）、长女爱琴（右二）、侄子刘允明（右一）在延安合影。



刘少奇同志的前夫人、爱琴的生母何宝珍烈士。



刘少奇同志与长子刘允斌在花生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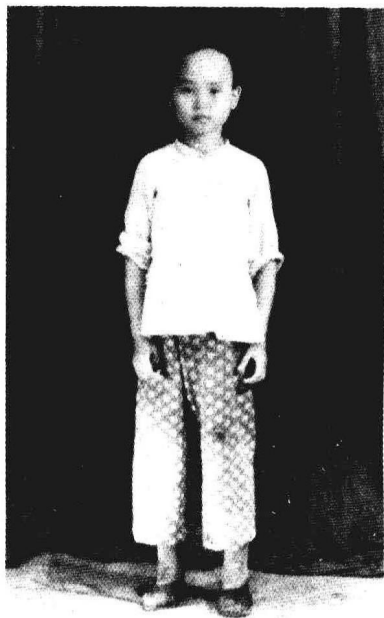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刘少奇同志与王光美同志和次子刘允若（左一）、卫士李树槐同志（右一）。

一九四九年刘少奇同志与王光美同志和女儿刘爱琴在北京。



刘少奇同志和参加新年联欢会的学生们在一起
、(一九六〇年)



一九三八年春，党组织
找到爱琴时，摄于武汉。



作者近影
纪梅摄

目 录

开头的话.....	(1)
第一次见到父亲.....	(3)
望不着笑脸的童年.....	(8)
新生活的启蒙课.....	(14)
在大家庭里.....	(21)
远离亲人的异国生活.....	(26)
在莫斯科见到父亲.....	(33)
“中国的事情你还不懂!”	(40)
严峻的生活历程.....	(45)
引到坚实的路上来.....	(51)
要和人民同甘苦.....	(56)
恨铁不成钢.....	(63)
“只有这个方向才是对的”	(70)
最后一次见父亲.....	(78)
“造反”的前前后后.....	(82)
默默无声的悼念.....	(89)
附记.....	(98)

开 头 的 话

那是怎样的岁月啊！漫天的飓风席卷而来，“造反”、“夺权”的恶浪猛烈袭击着我们可爱的祖国。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顿时变得一片混乱。一场同志反目、父子为敌、至亲相戕的混战开始了。

我，一个“中国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女儿，面对着迎头而来的“问罪”和“声讨”，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父亲怎么会由老一辈革命者突然间变成了“老反革命”？那些吓人的“罪证”是真的吗？难道父亲真的是……，我不能想下去了。也许，四十几年来，父亲的工作和主张有错误，客观上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打倒了他，或许能找出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的真正坦途？假如真是这样，别说是打倒他一个人，就是诛灭我们全家，我也会心甘情愿。我思索着，斗争着，渴望找到一个革命者的正确的立足点。最后，横下一条心，决定站在“革命”一边，造自己父亲的反。

周围对我施加着令人窒息的压力，要我揭发父亲

的“罪行”。父亲都有哪些“罪行”呢？想想平时父亲的所作所为，想想他给女儿说过的一言一语，老实说，除了鼓励和鞭策我积极进步之外，实在找不出一条可供批判的。是不是自己思想上还没有同父亲“划清界限”？要不怎么总找不出问题呢？……

历史已经被粗暴地颠倒了，正面的东西当时要从反面来理解。在这股邪恶势力的胁迫下，我曾说过违心的话。事过多年，每当回忆起这段可怕的经历，内心深处总感到难以名状的痛苦与负疚！

然而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者。林彪、“四人帮”强加给父亲的诬蔑不实之词，终于被彻底推倒！当代中国最大的冤案平反昭雪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届五次全会为父亲的一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今天，春风鼓荡，万象更新，父亲的音容笑貌，以及对我深情教诲的场面，一幕幕映现在我的眼前。

第一次见到父亲

一九三八年，我来到人世间的第十一个年头上，才第一次见到亲生父亲的面。

父亲啊，你是什么模样啊？那时，从武汉到西安的载货列车风驰电掣般地行驶，我躺在木箱上睡不着，望着满天移动的星斗痴痴地猜想着。

下了火车乘汽车，颠簸了数日，终于到达了日思夜盼的延安。

延安啊，延安！我张大了眼睛巴望着您！那巍巍的宝塔山，那清清的延河水，那一排排整齐的窑洞，那一张张亲切的笑脸，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陌生而又新鲜。这里似乎是另外的一个世界，阳光格外明媚，天空湛蓝湛蓝，空气那样清新，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

人们把我带到城里的一排窑洞前，门外土平台的木桩上拴着两匹马。人们告诉我，就要见到父亲了。

我站在土平台子边，怀着急切而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只见窑洞里不时有人出出进进，我想，哪个是我的父亲呢？每出来一个人，我就仔细观察一番。

不一会儿，从窑洞里出来一个人，身上穿着洗得十分干净的灰军装，头戴灰军帽，胳膊上佩有“八路”二字的袖章，脚穿草鞋，打着绑腿。他，四十来岁的模样，高高的个子，面部清瘦，然而两眼炯炯，精神矍烁。带我来的人悄声说：“这就是你爸爸。”只见他大步来到我的面前，拉住我的手，上下打量着我，亲切地说：“爱儿，你来啦！”带我来的人捅了捅我的背，低声嘱咐我：“快叫爸爸。”我仰起头望了他几眼，嘴张了张，叫不出口，忙低下头来。父亲领着我进了窑洞，坐下后把我拢在怀里。我感到这样很别扭，身子一个劲地往外趔。父亲抚摸着我的头部，不住眼地望着我，自言自语地说：“太瘦了，太瘦了。”接着又问我：“多大了？”我心情紧张，开口就说：“不知道。”周围的人“哄”地笑了，父亲也笑了：“长这么大了，还不知自己多大岁数。”看到大家都在笑我，这些年来所受的委屈全都涌上了心头，“哇”地一声，我回身扑在父亲怀里哭了起来。人们不再笑了，整个窑洞里的气氛霎时改变了。父亲收敛了笑容，深情地说：“你受了苦，不要紧的。这回就好了，你回到家里来了。以后把身体好好检查检查。”父亲停了一下，接着说：“就象你这样受苦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就是要解放那些和你一样受苦的人。你是党用几百元大洋买回来的，是人民的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

千万万受苦人办事。”

父亲那亲切的话语，清晰易懂，一下子缩短了我和他感情上的距离。

原来，这里并不是父亲的住所，他住在城外的杨家岭。父亲要领我回去了，他骑上马，把我放在马屁股上，让我抱住他的腰。我从没骑过马，心里害怕，两手紧紧地抓住父亲的衣服，父亲微笑着：“不要害怕，把手放松一点，这样就不会出事了。”

不一会儿就出了城，来到一座小桥边。父亲大声告诉我说：“这是延河桥。”河水潺潺，清澈见底。两匹马儿不登小桥却走水滩，蹿起了无数朵浪花。父亲说：“这个地方很好，八路军就住在这里。以后你就在这里上学吧。”一听父亲要送我上学，心里非常高兴，可又有些害怕，着急地说：“我都这么大了，学校要我吗？我能跟上班吗？”到这时，才不感到父亲陌生了，恢复了童稚的天真，由武汉到延安来的路上那种沉闷的心理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开始真正感受到父亲的温暖。

来到山坡下，父亲跳下了马，又把我抱了下来。要爬山了，这对我可是个新鲜事，又是个难事。我走了两步，想站站不稳，想走又迈不开步，摇摇晃晃，只好坐下。父亲看我这副样子，便又过来教我：“上身往前倾，头不要往后仰，低头看山坡，这样才能站